

## **分析 AOB 的报告 Analysis of the AOB Report**

### **简介 Introduction**

2020 年初，我们社群的领导层引用了「可信的指控」，并质疑我们的灵修老师是否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是个神一样的人，其正直和恩典无可指责，还是一个与我们所想完全不同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冲击肯定是巨大的。过去 50 年裡，我们作为一个灵性团体的生活方式是否仍然是我们的现实，还是有另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的现实存在？

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影响全球数十万人的生活，也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余生。

AOB 的调查过程，他们随后的报告，以及报告中故意不透露给你的信息，是否足以让你做出你生命中最重要决定之一？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响亮的「不」。于是，我们很多人彼此交流，并和 AOB 沟通，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以获得真相。

### **这份对 AOB 报告的分析就是我们通过这一过程确定的。**

我们发现 AOB 的报告是虚假的(不真实、错误和不公平的)。在做出关于人生中最重大抉择之一的最终决定前，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 AOB 的报告，并了解该报告有什么缺失，那么请继续阅读。

你也可以访问 [www.bogusreport.com](http://www.bogusreport.com)，查看这些讯息，并在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时获得进一步的更新。祝福大家。

OngKar Kaur

(请注意:虽然我在国际锡克正法(Sikh Dharma International, SDI)工作，但此份文件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而非 SDI 的任何官方立场。)

### **虚假和非法的调查 Bogus & Illegal Investigation**

简单说一下.....AOB 采访了 300 多人：提出指控的妇女、支持她们的人和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在调查程序的最后，他们拒绝与一些要求受访以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交谈。每个人的证词都有一个识别号，如#56 号。

### **绝非调查 Not an Investigation**

报告多次指出，AOB 是受委託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的，儘管他们的网站上写着：「我们不是调查员，也不试图揭开过去的真相；相反，我们试图改善未来的事情。而事实上，由於 AOB 没有进行调查的资歷，这份报告被认定為非法的。2020 年 5 月，Siri Singh Sahib 集团(SSSC)接到通知，称 An Olive Branch 并无執照许可来进行调查——而调查正是合作回应团队(Collaborative Response Team, CRT)雇用他们做的工作。SSSC 没有採取任何行动来纠正这种情况，并试图推脱说，AOB 是否拥有執照并不重要，因為调查结果永远不会被起诉。

SSSC 似乎忽略了执业首先要有证照的原因：各州要求资歷不够的专业人员获得執照，以保护公眾免受不合格和未经培训的服务提供者——如医生、工程师、承包商、私人调查员等——的侵害。「调查」的团队如果没有经过培训或没有资格进行适当的调查，那麼这个「调查」的质量可能会是什麽样？然而这份报告就是如此。

既然 AOB 没有资格和執照，為什麽 SSSC 要任命 AOB？CRT、SSSC 和他们的律师在聘用 AOB 时，有没有问过他们是否有執照？SSSC 在知道 AOB 没有執照后，又為什麽要公布报告？為什麽 SSSC 明知调查是非法的，还继续指挥和付款给 AOB？

### **被告人没有代表 No Representation of the Accused**

AOB 非法「调查」的问题在於，没有人出面代表被告 Yogi Bhajan。SSSC 的律师对此也不予理会，说死者不能有代表。这大错特错——在法律调查中，被任命為「个人代表的人通常可以代理死者。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如车祸、合同纠纷、財產纠纷等案件。见《SSSC 后续函件中的不实报导》」。

### **指控和控告人的身份被并未公开 Allegations and Accusers Identities Were Kept Secret**

AOB 的调查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不仅指控者的身份并未公开，就连他们的指控以及指控涉及的时间和地点也未能公开。然而，接受访谈的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却被 AOB 问及他们是否有证据来反驳「受害者」的说法。对于自己都不知情的事，怎麽可能反驳呢？

在这个#MeToo(我也是)的时代，许多声称受到性虐待的女性都公开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什麽向 AOB 举报性侵的女性会受到特殊对待，反而要向那些想证明 Yogi Bhajan 清白的人隐瞒她们自己的身份和故事？

### **AOB 的「调查」缺乏可信度 Lack of Credibility of the AOB “Investigation”**

AOB 的报告没有说明他们曾花时间来核实指控者是否曾见过 Yogi Bhajan，或是否有他们在指控中所说的那种接触。由於这些指控没有公开，许多社群成员自己进

行了调查，以便尽其所能地了解关于指控的情况和提出指控的人。他们查出了其中一些妇女的身份，并联系了几十名与指控者相熟的人，和经常待在 Yogi Bhajan 家中的人。他们接触过的这些人包括私人员工、厨师、司机、居家人士、服务奉献者(sevadars)等。

### **没有核实身份或陈述 No Verification of Identity or Statements 一位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士讲述了他与 AOB 的这次谈话。**

AOB 说他们被我们的名字搞糊涂了，并问道：「你知道我们和多少人谈过吗？我们怎么能核实他们的身份？我们不需要核实别人，别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相信他们自称的身份。我们被告知要把听到的东西当作可信的。我们没有一个调查小组来核实一切，只能接受人们的陈述，我们被告知向符合标准的人提供心理咨询费用。

### **未获考虑的证据 Evidence Not Considered**

由于社群裡有人也进行了独立研究，他们向 AOB 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包括法庭文件和当时写过的信，以驳斥控告人的一些说法的可信度。AOB 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些宝贵的证据。然而，该报告却一再指出，这些妇女指控 Yogi Bhajan 做过的事情「比较可能属实」。

### **虚假和非法的调查 Bogus & Illegal Investigation**

简单说一下.....AOB 采访了 300 多人：提出指控的妇女、支持她们的人和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在调查程序的最后，他们拒绝与一些要求受访以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交谈。每个人的证词都有一个识别号，如#56 号。

### **绝非调查 Not an Investigation**

报告多次指出，AOB 是受委託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的，儘管他们的网站上写着：「我们不是调查员，也不试图揭开过去的真相；相反，我们试图改善未来的事情。而事实上，由於 AOB 没有进行调查的资歷，这份报告被认定为非法的。2020 年 5 月，Siri Singh Sahib 集团(SSSC)接到通知，称 An Olive Branch 并无执照许可来进行调查——而调查正是合作回应团队(Collaborative Response Team, CRT)雇用他们做的工作。SSSC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纠正这种情况，并试图推脱说，AOB 是否拥有执照并不重要，因为调查结果永远不会被起诉。SSSC 似乎忽略了执业首先要有证照的原因：各州要求资歷不够的专业人员获得执照，以保护公眾免受不合格和未经培训的服务提供者——如医生、工程师、承包商、私人调查员等——的侵害。「调查」的团队如果没有经过培训或没有资格进行适当的调查，那麼这个「调查」的质量可能会是什麽样？然而这份报告就是如此。

既然 AOB 没有资格和执照，為什麼 SSSC 要任命 AOB？ CRT、SSSC 和他们的律师在聘用 AOB 时，有没有问过他们是否有执照？ SSSC 在知道 AOB 没有执照后，又為什麼要公布报告？ 為什麼 SSSC 明知调查是非法的，还继续指挥和付款给 AOB？ 被告人没有代表 No Representation of the Accused

AOB 非法「调查」的问题在於，没有人出面代表被告 Yogi Bhajan。SSSC 的律师对此也不予理会，说死者不能有代表。这大错特错——在法律调查中，被任命為「个人代表的人通常可以代理死者。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如车祸、合同纠纷、財產纠纷等案件。见《SSSC 后续函件中的不实报导》」。

编出来要看他们会不会做什麼验证的;他之前说的名字不是真实姓名，他其实从来没有见过 Yogi Bhajan。

AOB 访谈员说「什麼?」。他回答:「我刚才告诉你的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访谈员问:「什麼意思?」他说之前所说的事不可能发生的，因為他是在 Yogi Bhajan 离世后才加入锡克正法的，Yogi Bhajan 当时根本就不在人世了。访谈员说她不相信，她認為他的故事是真的，因為听起来像是真实无误的。她说他是在袒护 Yogi Bhajan;她说她能「感觉到他说的是真的」，因為他很激动，他「在讲故事的时候还哭了」(其实他并没有哭，是她以為他说话时在哭)。他告诉访谈员和主管，他之所以打电话来作假投诉，是因為:1. 他听说 AOB 不核实投诉人的身份，也不确认故事的真偽;2. 他认识其他作假投诉的人，所以他打电话来测试 AOB 的运作方法，看看如果他作假投诉，他们会怎麼做，他们的运作彻底失败了。

### **调查发现中的有罪偏见 Bias of Guilt in Findings**

AOB 向一位支持者承认，他们被告知在访谈中，要问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说过集体性活动的事情?」许多接受访谈的支持者说，他们被问到这个问题或非常类似的问题。许多支持者说，他们说了不少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格的话，AOB 的访谈员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因為如果他们听到了，就会知道支持者不相信 Yogi Bhajan 会和他的学生发生不道德的性行為。

AOB 的报告中除了指控者的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有几位指控者提供了一些人名，据说这些人在指控的事情发生时确实知道这些事。關於这几个人，要麼是找不到他们，要麼是他们否认自己记得有人向他们陈述过那些事。AOB 為这些人的否认辯解，且还是决定这些指控「更有可能」发生过。这表明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有罪偏见。

### **以下是他们「公正」结论的一些例子: 报告第 36 页说:**

「无法找到有关人士以确认或否认指控。由於有其他關於 Yogi Bhajan 指挥某些人(进行性行為)的说法.....我們認為『#xx』的指控是可信的.....被指控参与事件的陪

同者否认他们做过这件事，但他们也可能封禁或忘记了这件事，或者认为该次经历的本质与性无关.....在权衡了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相关资料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得出结论:这件事更可能属实.....」

性质如此严重的指控，不应该因为指控者说是这样，就自动认为是可信的。AOB 无法为了追寻真相而保持中立。只要证词不符合他们希望呈现的说法，他们便置之不理。这证实了明显的偏见。要不是这些指控被掩盖起来，我们的社群成员就很有机会能够找到这个相关人士。

### **报告第 39 页说：**

「『#xx』。我们在机场接走了[人名]。她脸上到处都是伤痕——她的嘴唇裂开了，脸颊青紫，眼睛浮肿。她说她身上也有瘀伤。她不想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但后来说她被一匹马踢到了头。我不相信她是被马踢的，我们想带她去看医生，但她拒绝了。我们还看到了其他事情——她的行为举止——我觉得她的人生经历过很糟糕的事。」

为什么报告中要包括这些内容?这纯粹是臆测，旨在暗示 Yogi Bhanan 有罪。Why was this even included in the report? It is purely conjecture designed to imply guilt.

### **报告第 49 页说：**

「我们检验了关于 Yogi Bhanan 向女人提出性要求或指导女人做爱的指控，发现这些控诉与我们的私下访谈和其他我们所掌握的讯息之间，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如何检验的?他们还掌握了哪些消息，是从谁那里得知  
的?What does this mean? How did they test this? What other information was made available to them and from whom?

### **而第 52 页说：**

「在 1987 年 1 月对『#xx』的媒体采访中，当被问及 Yogi Bhanan 是否与任何为他工作的人发生过性关系时，受访者否认 Yogi Bhanan 与他的学生发生过任何性行为。」

「『#xx』说:『这太荒唐了，简直太幽默了.....太荒谬了，太离谱了，离事实太远了.....我很难理解他们(离开社群的人)怎么有胆量和勇气去编造这种毫无根据的东西。然而，在美国文化中，如果女人和一个男人在她的房间里过夜，我们解读这件事的唯一方式是.....他们一起上床了。』」

AOB 的结论是：「然而，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因为发言者是在 1987 年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为了保护 Yogi Bajan 和据称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其他人，他可能没有说实话。」

AOB 再次否定了一位 Yogi Bajan 支持者的证词，说她可能是想隐瞒真相。AOB 的声明显示了他们的工作是多麼的草率：这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媒体采访」。他们所指的文件是一份长达 89 页、对一位前员工的司法访谈，参与 1986 年 Pamela 和 Kate 诉讼案的几位律师也在场。

### **在报告的许多章节中，都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没有具体的信息来反驳任何关于.....的说法.....在权衡了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相关资料之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得出结论，认为很可能属实.....。什么是「充分证据」？根本只有控告人的陈述而已。由于没有被告人的代表，除了原告人和受访者之外，没有人知道申述的内容为何。因此，怎么可能有任何的其他证据呢？AOB 的结论是，由于所称的指控是在私下发生的，这就构成了证据。

AOB 并没有提供「经核实的证据」说明有任何强姦行为，而只考虑了那些女性的说法。如果她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治疗师或其他任何人、好让他们在更接近事发年代的时间点为其申述背书，而不是在 2019-2020 年，那就不该被认为是已经验证或确凿的证据。在典型的「他说/她说的情况下，调查员会询问有关日期、地点、周围还有谁在场等相关问题，以核实或驳斥她们所做的申述。请参阅《Shambala 报告》，了解此类案件通常是如何进行的。

### **可信度评估 Assessments of Credibility**

AOB 使用下列因素来解释他们如何确定某项申述是否履行了举证责任。

1. 证人是否能够彻底了解他们所说的事物？
2. 他们是否真的在案发现场，并能叙述他们的回忆？
3. 与已知的事实或其他人的观察相比，他们对事件的认知是否准确？

AOB 如何知道控诉人「对事件的认知是否准确」？

由于没有被告的代表，而且由于 AOB 设立了一个匿名调查程序，所以只有他们知道指控的内容，以及谁提出了指控，因此，他们无法积极寻找可以证实或否认指控的讯息。

当指控者描述在某一特定事件或历史时间发生的事情时，AOB 如何「比较已知的事实或其他人的观察」？因为指控者和指控都是匿名的，他们根本无法提出必要的问题。

如果有人可代表被告，这个人就会知道这些指控是什麼，并能说出谁能与他们对质。例如，他们可能会说「这裡有其他当时住在那栋房子裡的人」；或者「Yogi Bhajan 当时动过手术，身体上无法进行某项申述中所描述的活动等等。如果调查人员没有得知确切的日期和地点，也不知道谁能核实指控相关的讯息，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出平衡的判断。为了得到真相，需要同时有指控者和代表被告的人的参与。在报告中，没有一处地方提到任何指控发生的时间或地点。

#### **4. 指控者的注意力是否足够集中(即能记住所知道的事件)，使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报告案发经过的人。**

如果没有其他人对指控有足够的了解，可以说明他们是否看到了事件的细节，AOB 怎麼可能知道指控者对事件的看法是否准确？Yogi Bhajan 的支持者无法提供可以反驳这些指控的讯息，因为 AOB 的访谈员不愿意透露这些指控的对象、内容、时间和地点。如果知道这些事实，可能会有更多证人能够反驳这些女性的指控。整件事上 AOB 似乎只考虑了指控者，许多支持者也是同样情况，他们只收录支持者泛泛的支持论点。为什么在报告中，没有分享与支持者进行过的数小时的访谈中的任何实质内容？

#### **5. 指控者是否真诚，即是否如实地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完整地叙述出来，没有任何欺骗的目的或愿望，也没有隐匿或编造事实的意思。**

这些都是非常主观的标准。AOB 不可能从一两次面谈就确定指控者「没有任何欺骗的目的或愿望，也没有隐匿或编造事实的意思」。法官和陪审团要在法庭上花费数月或数年的时间，权衡证人的证词和证据后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但 AOB 的访谈员只接受了 40 个小时的调解培训，就想让我们相信他们能判断指控 Yogi Bhajan 的女性说的是实话，而非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 **6. 指控者是否具有诚信的品格名声。**

如果没有人代表被告，而且不透露指控的内容，AOB 怎麼可能查明指控者是否具有「诚信的品格」？AOB 建立的调查程序使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指控是匿名的，他们无法向任何人查询关于指控者的任何情况。即便如此，对于通过 Facebook、在 4 月的 Khalsa 理事会上，或者通过「告诉锡克教徒」(tell a Sikh) 的谈话等方式公开的指控，我们的社群裡有几十个人联系了 AOB，他们可以明白地表示指控者是否「具有诚信的品格名声」。他们报告了关于指控者与已婚男子发生性关系、破坏婚姻、谎称与朋友的丈夫发生性关系，以及关于指控者之前在法庭上撒谎的情况。

多名指控者包括前 UI 董事会成员和同伙，都曾因试图窃取我们锡克正法的资产而被定罪，包括以 100 美元的价格将金庙谷物公司(Golden Temple Cereal Company)卖给自己——这家公司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至少有一位控告者被多个受人尊敬的灵性团体取消会籍。

AOB 被告知，这名指控者声称与 Yogi Bhanan 有明确的性行为，她曾经在 Yogi Bhanan 的牧场上对人说，她应该要搬进 Yogi Bhanan 的圆顶建物(他的个人住所)。然后，当被问及她是否希望他能去 那裡住时，她只是耸耸肩，好像是说不知道。这段足以说明控告人的心态的特别陈述，并没有被列入报告中。在 AOB 的报告中，这些由我们社群中数十人所分享的讯息，竟没有一个被引用为质疑这些妇女的说的充分理由。为什麼不这样做呢？

**7. 指控者如何表现自己(即他们的行为举止，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反应能力、情绪表达等)。**这属于主观判断，与电话访谈或书面陈述无关。

**8. 他们之前是否有过前后矛盾的陈述。**

由于没有人代表被告，而且指控本身也是匿名的，AOB 如何确定指控者过去是否说过不同的话？他们不能向任何人询问该人过去是否说过不同的话，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匿名的。

即便如此，对于那些通过 Facebook、在 4 月的 Khalsa 理事会上，或者通过「告诉锡克教徒」的谈话而被公开的故事，我们社群中的许多人联系了 AOB，他们可以明白地表示指控者是否「以前有过前后矛盾的陈述」。这些由我们社群裡几十个人分享的讯息，竟没有一个在报告中被引用。为什麼会这样呢？多名指控者曾是工作人员，他们在这调查过程一开始时就告诉过许多人，他们从未看到任何性虐待行为，他们本身也不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随著时间进展，他们却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从什麼都没看到过，到自己也成了指控者。

如果这是一次真正的调查，而不仅仅是听取控告者陈述的过程，AOB 可能会发现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如果 AOB 访问过的人把这些前后矛盾的陈述告诉了他们，那麽报告中却隻字未提。AOB 很可能无论如何都无法深究查核，因为这些申述是匿名的，他们无法向任何人确认有关这些说法的真伪。

如果有一名被告的代表能够告诉 AOB，谁可能曾与原告接触过，谁可能知道他们过去说过什麼，那麽他们本可以获得这些信息。AOB 公司派人代表被告，就把自己从这个过程中封闭了起来。



在 AOB 报告的整整 70 多页中，AOB 只联繫过两三次某些人，而这些人据指控者说对指控有一定了解。当 AOB 与这些人交谈时，他们却否认了，或者说不记得了，於是 AOB 就不理会他们说的话，因为他们所说的不符合 AOB 想要的结论。确认不一致的一种方法，是审查案件的日期和地点，并向可能知道案发时谁在何时何地的其他人确认。

AOB 的报告中没有日期或地点。如果有人能代表被告，他们就可以告诉 AOB 可以联络谁，因为那些人可能掌握了关于谁在何时何地的讯息。请点击这里查看《Shambala 报告报告》，这是为另一个灵性组织所做的公平和合法的调查，该组织的领袖因性虐待事件而被调查。这份报告中列明了日期和地点。例如，有人声称在 2005 年波士顿马拉松期间，某次性行为曾在波士顿发生，据说当时还有两个人在场。调查员联系了目击者，并获得了他们当时根本不在波士顿的证据，申述因此被拒绝了。这说明了能够利用这类讯息来确认申述的可信度至关重要。

### **9. 指控者的证据是否有其他证据支持。**

AOB 设立了一个调查程序，表示要获得任何经核实或查验的证据非常困难，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如此进行。由于没有被告的代表，而且申诉是匿名的，除了指控者的说词外，怎么可能发现任何其他证据？在这次「调查」中，严重缺乏「其他证据」。

### **10. 指控者是否有其他动机。**

AOB 从多个来源获得了包括文件在内的资料，对某些指控背后的可信动机提出质疑。报告中竟没有透露任何这类讯息。报告中说：

「我们使用了所有这些标准来评估指控的可信度，包括那些提供证据支持 Yogi Bhanan 的人，和那些报告 Yogi Bhanan 行为不当的人。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就从其他来源寻求确凿的证据，不是以类似意见的形式，而是关于某个人提供的具体时间框架、地点和事件，是否与其他人提供的资料一致的实质性讯息。」

这种说法完全是假的。AOB 公司不可能做到他们在上述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这种证据。少数几次出现相互矛盾的证据时，AOB 都对证人的意见置之不理。报告中还说：

「然而，由于被指控的行为通常是在私下发生的，我们经常不得不只依靠一个人的陈述。然而，在这些案件中，如果多人报告了类似的行为模式，可信度就会提高。」

如前所述，众多指控者过去都有撒谎和提出虚假控诉的案底。所以，AOB 在报告中列出的「类似的行为模式」更不可能是准确的。如果多人都说谎，由于他们之

前曾对他人做出虚假声明，那麼类似行為就是指控者根本不真实，而不是 Yogi Bhajan 的行為不合适。

### **指控者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Credibility of Accusers Called into Question**

确定指控是否可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听取各方的意见；而不是不让人们了解指控者报告的内容，使得没有人能够证实或否认他们的说词。如果只有 AOB 听取了据称受害者的故事，他们怎麼可能核实其指控是否可信？他们要想发现真相根本是难以想像的。

这就是為什麼在每一项依法、公正和合法的调查中，都会设立一名被告的代表，这样至少这个人知道指控的内容，并能确定谁可能掌握有关指控者的可信度，以及关乎所提出的指控的讯息。有些指控是通过 Facebook、在「告诉锡克教徒」的谈话中，以及当指控者在 2020 年 4 月对所有人开放的 Khalsa 理事会上发言时，被公之於眾的。许多听到这些说词并熟悉指控者的人与 AOB 联繫，质疑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在我们这个紧密团结的社群裡，不可能保守任何秘密，為什麼在这些参与电话会议中的几百人中，竟没有人对指控者声称的 20 多年前发生的任何不当性行為有任何了解？

对我们社群有非法活动案底的指控者 Accusers who have a History of Illegal Activity against our Community 有些所谓的指控者与前 UI 董事会有关。甚至在 Yogi Bhajan 去世之前，他们就开始有计划地窃取锡克正法的资产，并在出售金庙公司的过程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在我们起诉她们的法律案件中，其中一个女人於证人席上撒谎，声称对 Yogi Bhajan 的指控都不是真实的。作為和解的一部分，这些女人签署了非贬低协议(non-disparagement agreements, NDA)。然而，SSSC 董事会却允许可以豁免这些非贬低协议，以便这些女人能够将她们的指控公之於眾。这些女人在这一诉讼的和解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怎麼能被認為是可信的呢？

### **關於过去申述的误导性讯息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Past Claims 报导称:**

「2019 年 12 月，在 Pamela Dyson 出版了《金笼中的白鸟》(White Bird in a Golden Cage)后，有人提出指控。作為回应，Siri Singh Sahib 集团(SSSC)董事会成立了合作回应团队(CRT)来调查这些指控。2020 年 3 月 3 日，SSSC 董事会委托 An Olive Branch 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从这份声明，以及 Pamela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我们不得不假设她是报告中的指控者之一。有人联繫了 AOB，分享了 Pamela 书中一些地方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主张这些资料是对歷史的彻底改写。但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些能反驳书中内容的资料。

## **报告的第二部分说:**

**“多年来, 有对 *Yogi Bhajan* 提出了各种性和其他不当行为的指控, 包括 1986 年的两项诉讼, 这些诉讼最终在庭外和解。”**

除 1980 年代的 Pamela 和 Kate 诉讼外, 多年来没有其对他提出过不当性行为的指控。SSSC 律师提供了有关这些诉讼的误导信息, 称原告是在法庭外付款的-推断因为 Yogi Bhajan 有罪, 付清了这些妇女的款项。不是这样的。

Yogi Bhajan 承认他无罪的, 也没有向任何人付款。实际上, 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对经济上支持原告的人提起了反诉讼。Yogi Bhajan 或我们正法组织 (Sikh Dharma) 的任何人都没有向原告支付一分钱。最终所有诉讼都被撤销。如果 Pamela 和 Kate 从任何人那里收到钱, 都是从资助他们向 Yogi Bhajan 提起诉讼的人那里获得的。

AOB 对提供信息的人进行了多次对话会晤, 包括关于实际的法庭档案文件, 但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些内容。这些都是抽行为, 但合法的调查员绝不会对报告的读者保密的。

附带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总是需要一份保密协议 (NDA), 在该协议中, 获得钱的一方同意不披露令人尴尬的事。在止, 因为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过, 所以没有 NDA 的要求。

## **根本都不认识 Yogi Bhajan**

发现一名妇女联系了 AOB, 并说她受到了 Yogi Bhajan 的性虐待, 而事实上, 她在生命的尽头才加入正法组织 (Dharma), 甚至从未见过 Yogi Bhajan。她以前也曾错误地指控其他男人对她有不当的性行为。

某人得悉这女子向 AOB 提出索赔, 并知道她过去曾对其他男人有过虚假的指控, 就联系 AOB 挑战他们, 问如何确认她的故事以及她是否的确甚至见过 Yogi Bhajan。

**AOB 告诉该人, 他们不会做任何确认的事情。** 他们怎么会? 您知道他们的 " 秀 " .....

由于它是匿名的, 所以谁会知道她其实正在提出索赔, 而 AOB 无法跟进来确认或否认该行为。幸运的是, 有人可以确认她从未见过 Yogi Bhajan 本人的情况下, 联系 AOB 去确认。可惜, 报告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

关于这种特殊情况的另一条注释是, 该妇女说, 向 AOB 提供陈述后, 她收到了 1200 美元。这是向“受害者”提出的接受咨询费用的一部分。她联系了 AOB 提出

索赔收钱。在采访结束时，她的身份未得到确认，她的故事也没有接受调查，她被询问是否希望获得\$的辅导费，她回答是，并收到了支票。

这位提出申诉的女人甚至从未见过 Yogi Bhajan，这妇女说，她不必证明自己实际上将这笔钱用于辅导。所有这些都是通过 AOB 在一次过程中完成的；没有其他任何一方参与；只是一个电话。不需要收据就可以收钱，但是她确实因这次“咨询”而收到了 1200 美元。

### **原告人错误地称自己为“高级职员”**

Facebook 上提到一名自称“高级职员”的妇女向 AOB 提出索赔。当询问真正的高级职员时，问她是否就是可能曾跟 Yogi Bhajan 度过私人时间的高级职员时，他们说她不是高级职员。她是在办公室的财务部工作的，不会有多时间来过 Yogi Bhajan 的家，而且肯定从来不会跟 Yogi Bhajan 单独相处过。

**一个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让 AOB 知道**，这名女子声称是高级职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支持者还提供了三个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让他们可以证实该名女子虚假陈述了自己的身份，来索取赔偿金，但 AOB 从未联系过这三个人。

为 AOB 建立的保持匿名系统，使 AOB 无法调查任何的索赔，因为他们无法向任何其他人士询问关于这些原告。

**报告后的注释**：同一个人误称自己是 Yogi Bhajan“高级员工”，还公开宣称（在 Listening Tour 的电话会议上）她已经是 17 年的员工，并且宣称“性”是有发生的”。

### **缺乏信誉的诉求**

如上所述，AOB 在报告中列出的“可信度评估”中指出，他们认为主张可信度的因素之一是原告人是否具有以诚实为品格的声誉。

许多支持指控者的人，都指责任何人去质疑“受害者羞辱”者的可信性。现实情况是，如果您要对某人提出指控，因而破坏他们的声誉，并要他们的家人世代承受下去的话，那么您就必须为自己的所讲的故事负责。如果您只是简单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而听到这些言论的人，就立即将其视为事实的话，那只是单方面的事实。

事实证明，有多名目前正在指控的人，过去其实也曾撒谎，或者至少已经有人指控他们不说实话，因此现在应该质疑这些人的可信性。

几年前，一个据称“可信”的原告人，曾错误地声称与一位朋友的丈夫发生性关系。此外，她还与其他已婚男人发生关系。许多人说她过去曾对各种事情撒谎。她还被多个受人尊敬的灵修组织赶出去。

尽管该信息已与 AOB 共享，但报告中并未提及，并且也似乎没有以此考虑去确定她的指控是否“有可能性”。

相反，由于该报告未提及任何这些详细信息，因此似乎仅是以帐户数量，就确定“可信性”的最重要因素，因此 AOB 评估中包括该投诉人和其他非“可信性”的指控者，以更多人指控类似行为这种模式，令其报告的可信性看上去较强势。

### **Page 49 调查结果- AOB 说明**

“虽然关于报告员'#xx'可信性有普遍性的反驳，但支持她可信性的人却抵消了这些反驳。在权衡我们可获得的所有相关信息之后，我们有足够证据得出结论，就是她很有可能……”

认识原告人并对她讲的故事的可信性，感到严重关切的人联系了 AOB。此外，原告人在发生索赔之时所写的信也与 AOB 分享，表明与报告中所报导的那种关系完全不同。为什么此信息未有包括在报告中？显然，AOB 再一次仅在报告中只包括从那些原告人和那些能增加原告人公信力的人处所获得的信息，

关于所谓“有多人”注意到有“类似行为”发生过，这多名控诉者都是前 UI 成员的伙伴。其中一名女子，是协助策划了将近十年前从正法组织（Dharma）盗窃所有资产的人。她当时在法庭上的证词中说，她享受幻想编造复杂的阴谋论。另一名原告在法庭作供时说谎。其他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去接触 Yogi Bajan，而导致他们所说那些色情事件的发生。

Yogi Bajan 的员工在这场苦难的开始时，曾个别告诉多人，他们从未目睹过任何这些所说的事情，后来竟发展到挺身而出说他们也遭到了虐待。他们的故事在几个月内改变了好几次。这些员工都是坚强的女人。不容易被控制。为什么应该被操纵的好几年，至 Yogi Bajan 死后的最近 15 年来，都没有一个人感到要说出来？尤其在我们的“锡克教徒”文化中，迄今为止为何都没有人听说过这些故事呢？

对于原告人的公信力和以往所作的假证供和谎言，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质疑，这一事实证明了本报告的虚伪性。

**报告后的注释：**一名原告在报告完成前几个月就公开分享了她的陈述，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她分享说她根本没有与 AOB 联系去表达她的指控。

即使她公开分享的部分陈述确实是报告的一部分。报告发布后的 2020 年 8 月 22 日，她在 Facebook 上发布如下：

“我选择不在 AOB 报告中包括我的故事。我的伤口太新鲜了，我还没准备好参加。现在，我感到遗憾，因为我相信我的故事应该正式记录为重要的故事，但是由于我无法回溯过去，因此我将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并希望它能继续发挥作用。”她为什么说谎说没有联系 AOB？

### 不同的观点

AOB 认为 Yogi Bhajan 是位标准滥用权力强大力量的男人。但是，许多学生向 AOB 汇报的现实是，他从不回避去挑战您，让你能以更高的觉知生活。

他非常直接，因为性行为在整个社会中都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个人生活中的人们来说（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并没有回避与学生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一个例子，他与指控他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情况。这完全取决于您的观点。当时，这个年轻女士遇到了大麻烦。她像一些青少年一样积极地表现出来，处于被赶出学校的边缘。一家人从学校接她后，她拜访了 Yogi Bhajan，后者邀请她和他一起看电影。正如原告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个肮脏的老人，要她到他的房间看电影“妓女”。

这是电影的评论（由 Owen Gleberman 在 1991 年 10 月 25 日拍摄）：

**" 这电影不是粗俗，小报八卦关于性工作者生活的作品相反，它是一部花哨，而且反对色情的卡通片 ....."**

了解这情况的家庭成员的理解是，Yogi Bhajan 试图向这位年轻女士展示她所表现的行为可能导致什么。他正以诚实教师的身份，去鼓励她不要走这条路。

实际上，Yogi Bhajan 听到她的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他后来停止了在学校里整个锡克教的参与，该校有 30 多名学生。

### 荒谬

报告中有关与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的部分是最淫秽和令人难以置信诉求之一。似乎有一群由 7 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制造这些最卑鄙关于性要求的故事，其中一些人已被证明不可信的，或者随着时间她们也改变了她们的故事多次，因此在考虑其指控的真实性时有很多疑问。

### 报告的第 54 页说：

“我们注意到，其他社区成员很难有机会观察到这些事件，因为进入 Yogi Bhajan 的卧室需要经过数扇门，进入是由工作人员或秘书控制的，并且内门可以从内部锁

定。但是，如果没有平面图和房间尺寸（我们要求但仅收到部分），我们无法评估声称 Yogi Bhajan 的卧室没有足够的空间供许多人参加集体性活动。”

事实是，Yogi Bhajan 在洛杉矶的卧室很小，墙很薄。其他人睡在那堵墙另一侧的另一个房间里。您可以听到他的房间和另一个房间之间的所有声音。AOB 得到了有关此特定的信息。但他们选择不在报告中包含此信息。因这些信息很容易推翻了“集体性活动”的指控。

AOB 采访了数十年来与 Yogi Bhajan 和他家庭一部分亲密的支持者，包括员工。这些支持者开始接受 AOB 采访时，很明显，AOB 向他们采访的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集体性活动？您是否看到或听到过这样的消息？”

问活者甚至在问这个问题时，都令人震惊和可笑。每个被问到的人都认为这是完全荒谬的，也许只有这 7 名女控告者，在最近几个月中，告诉所有人有这样的活动。但在社团中，从来没有人曾经见过或听说过有这种活动。

围绕着 Yogi Bhajan 的人都知道一年 365 天，每天 24/7 有多少人在他身边。有厨房工作人员，保安人员，看家的人，家人，客人和他的许多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打电话来与 AOB 分享这信息。但 AOB 向所有这些人只提出一个标准问题，“他们是否曾经见过或听说过“集体性活动”，他们都说从未做过

### 报告说的全部是：

“当询问 Yogi Bhajan 是否与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时，所有支持者都说他们没看过或听说过这样的行为”。

### 在第 68 页上，报告里，AOB 仍继续声明该行为会有可能发生。

“尽管许多人参加了各种聚会来接受他的教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他的直接日常环境中，因此没有体验到指控者所经历的那种亲密感。此外，即使那些说自己身处 Yogi Bhajan 身边的人…值班，准备和供应食物，将他送往其他地方等～也只是在关了门的房间外，而关了门的房间内的伤害才是最严重。”

上面的陈述假设，支持者不会“经历过指控者所经历的那种亲近感”，这说法是不正确的。许多支持者与指控者其实都一样非常接近 Yogi Bhajan 去分享宝贵的信息，所以以质疑指控者诉求的可信性。

无论 Yogi Bhajan 在生时或去世后的 16 年中，Yogi Bhajan 的支持者怎么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行为？如果没有任何人听到或看到的话，集体性活动肯定没有发生过。如果有发生的话，会有这样平静吗？在我们社团中“告诉锡克教徒”这样的文化中，如果真的发生集体性活动的话，大家绝对不会不知道的。

安排他的日常工作的人都知道，Yogi Bhajan 没有时间进行这种行为。如果您与他家人，安排安全细节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人交谈，他们都会告诉你他有多忙；他昼夜不倦地工作。在他的日程安排，他身体医疗问题和种种此类指控之间，他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或能力去进行此类活动。

如前所述，AOB 似乎没有确认提出索赔的所有人，是他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或没有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与他有机会接触。该报告还没有指出，在索偿期间，Yogi Bhajan 的身体状况的任何信息，尽管已向他们提供了，于提出索赔期间，Yogi Bhajan 当时需要医疗的细节，以表明他根本无法做到被指控的活动。。

由于被告没有代表，而且要求控者是匿名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没有人可以反驳他们说的是真或假。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调查，而不是只是简单地认为指控者的陈述就是真实的话，那么应该会有很多证据分享。所以表明那种行为根本 6 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鉴于以上共享的信息，以及完全缺乏确实或证实这些控诉真的发生的证据，AOB 应该得出结论是，这些行为根本没有发生过或至少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 **报告中未包含的反驳**

该报告说，有人被邀请提供具体的第一手证据，**来驳斥这些控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 Yogi Bhajan 没有代表，被告知指控的内容，更不用说是谁，何时何地……所以没人能在不知情下去反驳任何指控。

因为许多人尽力去确定指控人是谁，确定什么指控，如果他们有任何有用的信息，可以与 AOB 分享。最后，许多人既了解公开声明的指控者，又非常了解被告，他们联系了 AOB，以质疑投诉的真实性（至少是他们所知道的投诉）。他们的“证词”代表很多小时的面试时间。

AOB 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仅根据向他们提供的有关 Yogi Bhajan 生命中最后几年的健康状况的医学信息，至少有 2 个被告的故事是不可信的。提供了病历，但 AOB 没有用。

### **该报告的第 38-39 页发现：**

“许多女士指责说她们经常被咬至身上有瘀伤。嘴唇，脸和脖子。”

多年来，每天在 Yogi Bhajan 住所里都有很多人，他们从未见过其员工有瘀伤或咬伤痕迹。AOB 至少询问了一名受访者是否有任何瘀伤或咬痕。那个人和 Yogi Bhajan 的一些职员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他们说从未见过。很有可能的是，如果



AOB 使用他们联系的数十名支持者的“信誉评估”来询问是否曾见过任何瘀伤或咬痕的迹象，他们对这些索赔，绝对肯定地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没有”

AOB 没有提到他们问过多少人看到瘀伤，还有谁说他们从未见过任何证据。相反，他们只问：“集体性活动？”

为什么报告中没有共享此信息？没有实质性的信息去质疑索赔的可信性或真实性，在与支持者进行面谈的小时中就体现了这一点。

### **“支持者”被忽略**

在报告中，对联系 AOB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只是一般性的评论，只为付合一般认为 Yogi Bhajan “友善和支持”性格的评论。这些被包括进来，是以补充 AOB 对长期社区成员的叙述，评论这些支持 Yogi Bhajan 或与他最亲近的成员，为邪教式崇拜他为上帝的成员。

相反的是，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有觉知的，爱神的人，而且他们也爱并欣赏他们的灵性导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向 AOB 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使控告人的故事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该报告没有包括支持者向他们提供的任何实质性可信信息，这些信息对索赔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所以，该报告是非常单方面和有偏见的。

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与 AOB 分享到，他们多年来一直每天在 Yogi Bhajan 的家中呆到晚上 11 点，是他的司机多年，而且确实与一些指控者住在一起。当他们在发送给 AOB 的电子邮件中列出这些详细信息时，AOB 回答说，询问他们的陈述是否足够好，或者他们是否想接受采访。居住在 Yogi Bhajan 的房屋里白天和黑夜，他的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员工和“来来往往”的人，却没有收到 AOB 采访的邀请。

这些人不是要进行调查的人吗？例如，集体性行为的指控，这些人最有可能看不到或听到过什么吗？

该报告说这些人的所谓的指控是在秘密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如果报告中描述的行为是原告声称在这几十年中发生的，那么在此过程中的某个地方，人们总会碰到，或会漏了咀，尤其我们这样紧密联系的社团，日夜都有如此多人在 Yogi Bhajan 周围，肯定有人会听到一些声音。

采访有时持续超过 1-2 个小时，Yogi Bhajan 的支持者尽情去表达或反驳指控者的信息，但在采访结束时，仅被问到以下两个问题：

1) 您是否曾经看到或听说过 " 集体性活动 " ? 任何支持者都从未听说过的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和针对我们正法组织 (Dharma) 诽谤性的文章, 直至 AOB 报告的发表。

2) 即使我们听说过 Yogi Bhajan 是个好人, 并帮助了許多人, 您是否认为他只是一个人, 而且有一定的需求呢?

AOB 访调员几乎没有向支持者提出任何与索赔有关的探究问题 (如果有的话)。通常, 他们只是接受支持者想分享的任何言论, 但没有主动提出问题。

### **报告在第 68 页上说,**

“尽管许多人参加了各种聚会来接受他的教导,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他的直接日常环境中, 因此没有体验到指控者所经历的亲近感。”

与他们努力重写历史相反, 就好像只有主控者是最能接近 Yogi Bhajan 一样, AOB 在他们的调查结果中, 并没有提及支持者都具有相同 " 亲近感 " 的内容。在报告中说, 支持者似乎只是盲目地追随 Yogi Bhajan, 而没有与指控者相同的了解和理解。这是有偏见的, 根本不正确。

### **在页 53, AOB 状态**

“如第 7.1 节中先前所述, 支持者的采访和陈述也提出了普遍的反驳, 质疑为什么作为觉悟者的 Yogi Bhajan 为什么希望或需要与他的学生发生性关系, 而他们自己却从未亲眼目睹过他们老师有过这样的行为。”

AOB 向支持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质疑为什么作为觉悟者的 Yogi Bhajan 希望或需要与他的学生发生性关系”。如果支持者从未见过任何不当的性行为, 并且他们真正相信他的品德, 那么, 他们的确会驳斥这个问题。

如果目标确实是真相, 那么可能会向围绕 Yogi Bhajan 支持者提出很多问题 (即您是否曾看到过性虐待的迹象? 您是否曾见过有人与 Yogi Bhajan 一起工作, 有被弄瘀伤并且用化妆来掩饰等)? 如果提出了这些问题, 为什么不将它们包括在报告中? 支持者一次又一次地表示, 他们不觉得自己受到 AOB 的重视, 根本 AOB 已经下定决心了, 所以参加面试, 根本是浪费他们的时间。

### **金钱索赔**

以下情况与 AOB 报告没有特别关系, 但与该报告有关, 因为它建立了一种模式, 说明在整个过程中如何处理索赔, 无论是直接通过 AOB 报告还是通过针对我们组织的其他索赔。

我们社区中某些人的理解是，如果只要他们提出投诉，他们就会获得金钱。当直接问时，多个人确认这是他们的理解。

一名成年人曾经是 MPA 就读的儿童，最近声称自己在参加 MPA 时，遭到了虐待，并在提供指控时，就会得到咨询费。

他说，通过社交媒体渠道的对话中，他得知只要他说自己在 MPA，夏至瑜伽节的儿童营中遭到虐待的话，他就会收到钱。“如果您向 AOB 报告有滥用的行为，您将会收到款项”。他说：“为什么不呢？它是免费的钱”。

作为聆听之旅的一部分，他被说服自己成为被虐待的受害者，而且受了冤屈，理应得到一些帮助。他联系了 AOB，说他被殴打和侮辱，讲完这故事后，AOB 问他：“您想接受辅导吗？”他说是，他说他就收到了一张支票。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任何辅导。

他说，他和他的朋友被告知，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钱来。他还说，一个律师正在针对 SSSC 提起诉讼。他们正在通过“聆听之旅”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老人家很愚蠢。我们在聆听之旅中录下他们的谈话，并用屏幕截图，作为对付正法组织 Dharma 的手法。律师告诉他们，由于 SSSC 正在向下一代提供咨询服务，这是对“不当行为”的承应，所以对他们的案件有帮助。没有查核身份；他说他知道不会有人检查自己的身份证，也没有人会交叉引用他的故事。他收到了钱；用於「諮詢」的「免费酬劳」。他不必提供曾进行过諮詢的证据。

他的理解是，这笔钱是通过 AOB 从 SSSC 获得的。他说，收钱的人不应该谈论这笔钱。他们必须在口头上同意保密。他说，他因承认自己得到了报酬而违反了协议。他不会说他和其他人得到了多少钱。后来，其他人证实大家都收到 1200 美元。

### **总结我们对 AOB 调查流程的了解 Summary of What We Learned about AOB's Process**

1. AOB 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
2. 对人们提出的指控，AOB 不要求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佐证证据。
3. AOB 根本没有真正调查这些指控。
4. AOB 认为每个人的指控都是真实可信的。
5. AOB 没有检查指控人 / 原告所提供的任何信息，来确认或否认该信息的可信度。
6. AOB 没有核实指控人 / 原告是否曾见过 Yogi Bhajan。

7. AOB 故意在其给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完整报告中，未包括他们收到的大量严重质疑了申述可信度的讯息。

#### 干预调查的独立性 Interfer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即便 AOB 倾向於调查控诉的真实性，而不只是简单地从故事表面撷取信息，CRT 还是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查看社交媒体。这是 CRT 直接干涉独立的「调查」过程。

当发现这一点时，CRT 承受了很大压力，以至於他们干扰了所谓的独立调查。随后，如报告第 5.4 节所述（「考虑的其他资料」），CRT 开始向 AOB 提供「由专业公司从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上收集的有关举报者和支持者的公开信息」。

如果指控据称是匿名的，公关公司如何会知道「举报者和支持者」是谁？他们可以从公开发表主张的指控者那裡寻求信息，而其他指控者呢？AOB 没有被允许自己自由查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而是不得不依靠公关公司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不参与调查的公关公司如何知道要寻找什麼信息？

因 AOB 不被允许自由查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所以不得不依靠 PR 公司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不参与调查的公关公司如何知道要寻找什么信息？

AOB 不允许从社交媒体收集自己的数据。这显然干扰了“调查”的“独立性”。这尤其令人不安，因为没有被告的代表，而且索赔通常都是匿名的，因此只有 AOB 知道谁在提出索赔。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可用于证实故事的资源。

#### 他们似乎用于交叉引用权利要求的真实性的唯一选择是：

- 1.) 认识原告人和被告的人，是以某种方式，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四月的 Khalsa 理事会会议或通过口耳相传，传闻等，才发现了这些指控；
- 2.) 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不是直接得和从保密问话中得到，而是由公关公司跟他们共享的，如果保留了保密性和匿名性，公关公司不知道所有的原告是谁，谁在提出这些索赔。社交媒体本可以完全向 AOB 提供故事表面等各方面不一致的信息。

#### AOB 一次又一次地在报告中声称：

“在提供给我们的公共社交媒体上，我们没有找到确实或不确实这些指控...”

如果 AOB 在他们的调查结果中非常重视社交媒体信息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有自由统一权来寻找只有他们知道要寻找的信息，而不仅仅是那些不了解调查全部细节的公关公司提供给他们信息。

## 误导性信息：报告在第 4 节中指出

### “SSSC 董事会与 AOB 签约以进行内部调查”。

这是一种佈局的尝试，看上去像要求 AOB 有合法许可证（其实 AOB 没有合法许可证，这就意味着此报告实际上是非法的）卻可以被轻视。AOB 没有进行“内部”调查。他们是受雇于 SSSC 去进行“独立”调查”。其实“内部调查”由 EPS 办公室就可以完成一份实质的内部调查报告。AOB 并非我们组织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内部”调查。

### SSSC 传达的是“非真相”的错误信息

单击此处可以查看 SSSC 跟进信函中的反应。

### “调查”范围中的偏见声明

为什么在对性行为不当的调查中，AOB 会被迫对整个组织进行社会学评论，称其为邪教？

### AOB 声称指控者

“经验符合权威来源列出的邪教特征，以及人们如何受到类似邪教组织的影响。”他们引用的权威信息来自《2015 综合心理学 Integrative Psychology Magazine》杂志的文章，标题为“从教会，机构和邪教的虐待中恢复 Recovery from church, institutional, and cult abuse”

这是以谁的标准为依据？在对不当性行为进行调查时，该意见有什么关系？

### 关于精神领袖独身性的哲学

#### **AOB 第 51 页 (7.5 A.指控)：**

“精神领袖的独身实践为他们服务的社区带来了好处。当一个精神领袖独身生活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将时间和精力重新定向到培养学生的发展和服务上。通过保持独身生活，他们还使学生（和其他所有人）摆脱了经常参与性生活的潜在挫败感，失望，恐惧，固执，嫉妒等。”

### AOB 在做什么呢？

向读者介绍精神领袖独身的好处是什么？

AOB 是否在说精神领袖不能结婚而仍然是精神领袖？

AOB，谁来决定一个精神领袖是否应该独身？

这超出了他们处理索赔的范围。这是傲慢的表现，并显示出他们对所提供信息的分析存在偏见。

### 向我们讲授我们的价值观

AOB 继续说：

“如第 7.2.3 节所述，有关 Yogi Bhajan 行为的指控包括许多活动，如果属实，将违反他宣扬的锡克教徒道德标准，并且在锡克教誓言的第 14 号誓言中清楚地描述。这个誓言保证了结婚前的独身生活，并禁止婚外恋。”

在这里，AOB 假设是要向我们的社区讲授我们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再次，这超出了他们被雇用做的范围，是自负的和不尊重的。

总之，报告指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供考虑：在以慈悲心为根的社区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怎么可以让 Yogi Bhajan 的手中多名妇女被性侵犯和滥权下的声音会被忽视？”

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是假所指控的行为是有发生的，

其次，如果在员工中有一个“沉默的守则”的话，而他们一直保密的话，那么社区怎会不理睬这些指控的发生？

第三，声称它“在一个以慈悲心为根的社区中被如此长时间的忽视”暗示我们的社区知道这些假定的行为，而忽略了它们，并且这样做是不具慈悲心的表现。这确令人反感，再次表现出很大的偏见，不仅是对支持者的偏见，也是对社区中其他人的偏见，和那些最近听说这件事的偏见。

### **AOB 的所谓 " 考虑问题" 是侮辱性的。**

报告中的任何声明都没有得到证实，实际上，甚至没有对其进行调查以确定它们是否确实发生。

### **报告继续说**

“这样的机密对 3HO / 锡克正法的总体目标有利吗？展望未来，社区是否可以根据 Yogi Bhajan 的个人建议“遵循教义，而不是老师？”最后，我们了解到接受本报告结论，即 Yogi Bhajan 从事不当性行为的可能性，将继续对社区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件困难的事。尽管如此，我们谨此建议，与这个可能的事实以及它对某些事实造成的损害得到协调，这可能是 3HO / Sikh Dharma 前进的一种方式。”

这是对假设我们社区保守这秘密，并用 Yogi Bhajan 的话言来训我们，是非常不尊重的。给我们组织建议“与这个可能的事实相符”，真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该组织以多种方式混淆了此报告，如本文档中所详述。

### **公正合法的调查报告示例**

对于一般人来说，能看到调查正确，公正和合法的调查报告，是会有帮助的。有一分公开针对精神组织 Shambhala 的调查报告，Shambhala 经过了调查程序后，

针对其领导者进行了指控。Shambhala 领导层有一个由真正适当的调查人员去进行的公正调查报告。这是 Shambhala 调查报告的链接，因此您可以看到真实的调查报告是什么样的。

### **问责制**

SSSC 忽略了早期向他们指出的不公平和最终非法调查的公开的缺陷。他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确保适当而公正的调查。由于他们的失误，我们现在有了非法举报源于不正确和错误百出的过程，直接导致毁灭了 Yogi Bajan 的声誉。

该报告及其最终结论是由 SSSC 发起，指导和支持的，即使有直接证据表明该报告不公平和非法的，我们必须让 SSSC 成员负责。我们应该知道董事会中谁支持这项行动，谁没有。不幸的是，该报告的批准过程被确定为“机密”，我们不知道是谁负责。结果，甚至不公开宣布董事会那个董事辞职。董事会似乎决心不容许成员有不同意见，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于一直宣传为诚实和透明的过程中。

**虚伪不会产生信任。**